1988 年舊居北淡線旁。

吳三連獎文學散文類得主

林文義
多情男子的「百年情書」

文／李季光　圖／吳三連獎基金會、林文義提供

吳三連獎進入第 37 屆，長年筆耕不輟的林文義榮獲文學獎散文類得主，他的筆下世界與其真實人生的對照，恰有大時代下多情男兒的懺情、救贖之味。

言談中，林文義幾次低語嘆美：「現在這樣很好。」鬢角似霜，國字臉柔滑泛光，60年人生，文學交雜情愛，友誼揉落恩怨，一路挾風帶雨，傷痛蔓蔓。而今風定浪靜，情仇如煙。黃昏，他在家中陽臺俯看眾生，終能放懷稱頌眼前美好。

林文義引海明威的話說：「很多作家寫作，是因為有個孤單不快樂的童年。」阿義仔是被抱養的林家獨子，靦覥愛臉紅，父親常流連酒場，夜不歸宿，母親要他到酒家尋人，小小身子獨自爬上二樓，父親早聞訊落跑，他則被眾阿姨包圍，摸頭捏臉蛋：「古錐ㄟ！」

快意寫內心

孤單童年，文學是一種可能，文學讓他避開紛擾的成人恩怨，建構內心想像世

2008 年 4 月林文義與妻子曾郁雯攝於日本琵琶湖畔。

界，無限自由。林文義先從漫畫入手，因自覺技不如人，轉向散文，年輕揚名後，一路耕耘，奠定文壇地位，曾嘗試小說，出版《革命家的夜間生活》等作品，又因自覺非己所長，乃回頭專心散文，以迄於今。

然而當年那孩子，一直未曾走離。

林文義個性單純，對人幾無防護，宛如赤子；他經營文字，剖胸掏心，把私己生活和內心快意情仇，統統攤開，亦無防備，美麗文字下，有時血淋淋，幾乎是「殘忍文學」。孩子以自我為中心，他的作品也總離不開一己情事，數十餘年，他盡全力書寫，筆下卻盡是自己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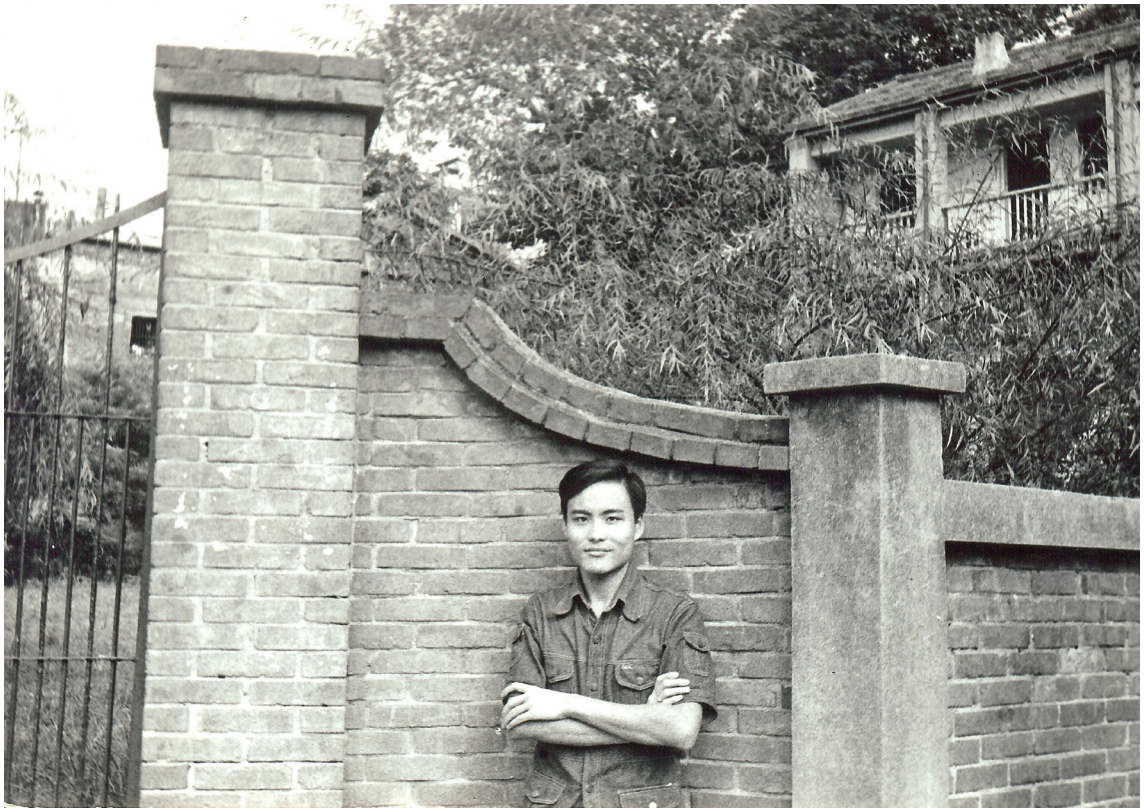
《自立晚報》標示林文義一生最美好的七年職場歲月，當時臺灣如亙古闇夜，因解嚴、蔣經國過世，反對勢力胎動，遠天出現微微魚肚白，《自晚》匯集各路反對國民黨的年輕記者，林文義出任副刊主編，守護本土派文學陣地，如魚得水，他說自己是個沒企圖心的人，「以為可以一直幹下去，從自立快快樂樂退休。」

然而，1994年，自立報系因故易主，《自晚》同事一雨星散，林文義內心儘管不捨，仍得告別，經介紹出任民進黨立委施明德國會辦公室主任，從此涉染政治圈。1997年，離開施明德國會辦公室，進入電子媒體，充任「名嘴」，評論時政，批判當局。

狂飆的歲月

林文義是大稻埕之子，政治啟蒙得自父輩，父親曾目睹二二八事件，為黨外前輩高玉樹、黃信介等人助選，一輩子反對國民黨體制，林文義個人也從黨外時期就關注臺灣的民主運動，政治早熟，1975年，蔣介石過世，當時他在臺南服役，眼見中山室老兵哭成一團，寫下：「也許時代要改變了，當年那個在俄國當人質的人（指蔣經國），終於要在父親靈前跪下。」1980和1990年代，臺灣各種社會力蜂起，林文義一邊執筆耕文，一邊參與各項政治、社會運動。

然而2000年，政黨輪替後，政治情勢更形複雜，林文義對變幻無常、恩怨糾葛的政治，心生厭倦，2006年，辭去電子媒體工作，全心投入寫作，後來他寫下當時心態：「十年來，臺灣的知識份子終於令我徹悟，風骨與人格已是被封存在古老的地窖底層，成為灰燼。見風轉舵，遇權貴則曲身，政爭乍起，只問立場不問是非，亦是我個人在幾年前斷然引退於政論節目的主因，沒風骨何以為人？」政治世俗化，以及對政黨的幻滅，林文義自稱是個無政府主義者。



1976 年 10 月退伍第三天在淡水。

大散文敘事

辭去工作同年，他和認識多年的作家曾郁雯結婚，他說：「我深愛的女子在結識12年後走了過來，這才明白其實在初見面的彼刻，就有異樣的靈犀於心，後來她自然、自在的成為妻子。」

摯愛妻子在生活和寫作上，予他無盡支持鼓勵，為林文義後半生定錨，也促成《遺事八帖》的出版。事緣於他和愛妻某次的京都之旅，曾郁雯建議，林文義既一路陪著臺灣民主運動，從黨外走到現今，親歷對抗、衝決、挫折、重建，乃至幻滅，何不抽離個人情緒，以大散文敘事，為這代人的百年臺灣史，留下紀錄。林文義領受建議，潛心思考書寫，得以成書。

《遺事八帖》被文壇稱為林文義的「定音之書」，林文義則自稱為「一生之書」，該是林文義文學行路，迄今最重要著作。去年，該書在北京出版，加上副標題「給臺灣的百年情書」。

這本「情書」，展現林文義筆耕多年後的企圖，抽離孤立的情緒感受和個人哀樂，勾勒臺灣文、史、政治各面相，寫臺北盆地、古大湖；寫淡水河水文，說的是蔣介石和鄭成功等人臺灣三百年來統治者的流

info 林文義小檔案

1953年生於臺灣臺北市。
少時追隨小說、漫畫名家李費蒙（牛哥）先生習繪，早年曾出版漫畫集6冊，後專注於文學。
曾任出版社、雜誌社總編輯、報社記者、《自立副刊》主編、國會辦公室主任、廣播與電視節目主持人、時政評論員，現專事寫作。

亡心態；寫郁永河，說的是充滿浪漫情懷的民進黨前立委盧修一的理想和堅持；寫日治時期的臺灣島，說的是對溥儀滿洲國的理解和同情等等。戒嚴時期，林文義身為作家，「黑暗中，試著用文字召喚臺灣的黎明降臨。」當人生行程過半，看盡社會迷離幻影後，他像個老爺爺，以優美文字，緩緩訴說島嶼故事，寄語未來的孩子，我們這代人所經歷的歷史扭曲、自我折衝，甚至對初衷的背叛；文字書寫大時代，真正用意卻在懺情、救贖。

青春的美好

林文義是個無神論者，無神論者無輪迴、無果報，匆匆來去，孑然一身，能留給世人的唯有記憶，「一生之書」留記經沈澱、淬煉，完整的林文義，《遺事八帖》說是《遺世八帖》，也不為過。

林文義著作等身，但吳三連文學獎於他，意義非凡，不只這獎項標記本土文學的最高榮譽，且吳三連形塑的自立報格，庇佑動盪年代亟欲為臺灣一展抱負的年輕記者，林文義生命中，「自立晚報」四字以粗黑體寫成朗朗大字，印在向陽面，這獎項連繫著他已逝青春、美好歲月。

林文義多次讚美愛妻，也曾寫道：「回首自我的生命是幸或不幸？直到近十年來，才真切感知實質的幸福意涵，是妻子誠摯賦予的。純淨的、寧謐的生活，逐漸明白文學的書寫必得透過更深邃的研習和精讀，謙卑、冷然地反思和沈想，收斂傲慢及偏執，很好的半遁世態度；這樣，相對生命認知竟有一種浴火重生的歡喜、安適。」人生後半段，曾郁雯的相知相伴，讓林文義一個轉彎，春花浪漫，自適穩安。

和林文義走出茶座，書店正展示曾郁雯新書《綺麗京都》，林文義拿起書來，很自然地跟陌生書客嚷嚷：「這是我老婆新出的書啦，寫得很好哦！」語氣滿是驕傲。

生活與感情安定，文學生涯更上層樓，林文義秀出手機上兩個可愛小童，曾幾何時，激越吶喊，深情凝視的文學青年，已是兩個孫子的阿公了，高堂老母猶健，四代同堂，於人倫、於事功，林文義可以無憾，信知他低喟：「現在這樣很好。」

得獎感言

文字美學的索求

文／林文義

年少初習繪畫不得，遂此後專志文學。

職場儘與文字晝夜相與，神啟般的陶融以及棄繪從文的過程裏，我的思考和書寫依然是圖像流洄不去的意識，彷佛音樂與詩之傾往。

散文遂形塑生命的自我探問，我手寫我心之堅執立意，實是索求一種真切的純淨…。文字美學，無時不是祈盼高度及其更新的可能。

臺灣的土地、人民、被朦蔽的歷史；我的啟蒙，我的眷愛，迷惑中試圖尋找真情實意並且以文字美學完成，就這般文學借我一生。

彷彿島鄉的祝願祈福，散文自始定位於留存人民與土地的記憶，愛和美的突圍於紛擾今時、重利欲輕人文之亂世；堅信文字堅實的力量，終究如同海潮和山雲，如此凜冽而永恆。

感謝吳三連文學獎的致意：一個四十年夜未眠的寫字人。我依然會持續，以純淨之心。